

曾國藩六種

家訓 大事年表
書札 榮哀錄

曾國藩六種

程潛題

曾國藩家訓

致紀鴻

（咸豐六年九月廿九夜手諭時在江西撫州門外）

家中之來營者，多稱爾舉止大方，余爲少慰。凡人多望子孫爲大官，余不願爲大官，但願爲讀書明理之君子。勤儉自持，習勞習苦，可以處樂，可以處約，此君子也！余服官二十年，不敢稍染官宦氣習，飲食起居，尙守寒素家風。極儉也可，略豐也可，太豐則我不敢也！凡仕宦之家，由儉入奢易，由奢返儉難。爾年尙幼，一切不可貪愛奢華，不可慣習懶惰。無論大家小家，士農工商，勤苦儉約，未有不興！驕奢倦怠，未有不敗。爾讀書寫字，不可間斷。早晨要早起，莫墜高曾祖考以來相傳之家風。吾父吾叔，皆黎明即起，爾之所知也！凡富貴功名，皆有命定，半由人力，半由天事。惟學作聖賢，全由自己作主，不與天命相干涉。吾有志學爲聖賢，少時欠居敬工夫，至今猶不免偶有戲言過動。爾宜舉止端莊，言不妄發，則入德之基也！

致紀澤

（八年七月二十一日舟次樵舍下去江西省城八十里）

余此次出門，略載日記，即將日記封每次家信中。聞林文忠家書，即係如此辦法。爾在

省僅至丁左兩家，餘不輕出，足慰遠懷。讀書之法，看讀寫作四者，每日不可缺一。看者，如爾去年看史記、漢書、韓文、近思錄；今年看周易折中之類是也！讀者，如四書、詩、書、易經、左傳、諸經，昭明文選，李杜韓蘇之詩，韓歐曾王之文。非高聲朗誦，則不能得其雄偉之概；非密咏恬吟，則不能探其深遠之韻。譬之富家居積，看書則在外貿易，獲利三倍者也！讀書則在家慎守，不輕花費者也！譬之兵家戰爭，看書則攻城略地，開拓土宇者也！讀書，則深溝堅壘，得地能守者也！看書，與子夏之「日知所亡」相近，讀書與「無妄所能」相近。二者不可偏廢。至於寫字，真行篆隸，爾頗好之，切不可間斷一日。既要求好，又要求快。余生平因作字遲鈍，吃虧不少。爾須力求敏捷，每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則幾矣！至於作諸文，亦宜在二三十歲立定規模；過三十後則長進極難。作四書文，作試帖詩，作律賦，作古今體詩，作古文，作駢體文，數者不可不一講求，一一試爲之。少年不可怕醜，須有狂者進取之趣。此時不試爲之，則後此將不肯爲矣！至於作人之道，聖賢千言萬語，大抵不外「敬恕」二字。仲弓問仁一章，言敬恕最爲親切。自此以外，如立則見其參於前也！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！君子無衆寡，無小大，無敢慢，斯爲泰而不驕；正其衣冠，儼然人望而畏，斯爲威而不猛。是皆言敬之最好下手者。孔言「欲立立人，欲達達人」；孟言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；

以仁存心，以禮存心；有終身之憂，無一朝之患」。是皆言恕之最好下手者。爾心境明白，於恕字或易著功；敬字則宜勉強行之。此立德之基不可不謹。科場在即，亦宜保養身體。余在外平安，不多及。

再此次日記已封入澄侯叔函中，寄在家矣！余自十二至湖口，十九夜五更開船，晉西省；廿一申刻至章門，餘不多及。又示。

同前（八月初三日）

八月一日，劉曾撰來營，接爾第二號信，并薛曉帆信，得悉家中四宅平安，至以爲慰！汝讀四書，無甚心得，又不能虛心涵泳，切己體察。朱子教人讀書之法，此二語最爲精當。爾現讀離婁，卽如離婁首章「上無道揆，下無法守，」我往年讀之，亦無甚警惕。近歲在外辦事，乃知上之人必揆諸道，下之人必守乎法。若人人以道揆自許，從心而不從法，則下凌上矣！愛人不親章，往年讀之，不甚親切；近歲閱歷日久，乃知治人不治者，智不足也！此切己體察之一端也！涵泳二字，最不易識。余嘗以意測之曰，涵者，如春雨之潤花，如清渠之溉稻。雨之潤花，過小則難透，過大則離披，適中則涵濡而滋液。清渠之溉稻，過小則枯槁，過多則傷澇，適中則涵養而淳興。泳者，如魚之游水，如人之濯足。程子謂魚躍於淵，

活潑潑地！莊子言梁濠觀魚，安知非樂。此魚水之快也！左太冲有「濯足萬里流」之句，蘇子瞻有「夜臥濯足詩」，有「浴罷詩」，亦人性樂水者之一快也！善讀書者須視書如水，而視此心如花，如稻，如魚，如濯足，則涵泳二字，庶可得之於意言之表。爾讀書易於解說，文義卻不甚能深入，可就朱子涵泳體察二語，悉心求之。鄒叔明新刊地圖甚好。余寄書左季翁，託購致十副。爾收得後，可好藏之。薛曉帆銀百兩，宜璧還；余有復信，可并交季翁也！此囑。

同前 (八月二十日書於戈陽軍中)

十九日曾六來營，接爾初七日第五號家信，并詩一首，具悉次日入闌，考具皆齊矣！此時計已出闌還家。予於初八日至河口，本擬由鉛山入閩，進謁崇安，已拜疏矣！光澤之賊，竄擾江西，連陷瀘溪金溪安仁三縣，即屯踞安仁縣。十四日派張凱章往剿，十五日予亦回駐弋陽，待安仁破滅後，余乃由瀘溪雲際關入閩也！爾七古詩氣清，而詞亦穩，余閱之忻慰，凡作詩最宜講究聲調。余所選鈔五古九家，七古六家，聲調皆極鏗鏘，耐人百讀不厭。余所未鈔者，如左太冲江文通陳子昂柳子厚之五古，鮑明遠高逵夫王摩詰陸放翁之七古，聲調亦清越異常。爾欲作五古，七古，須熟讀五古七古各數十篇，先之以高聲朗誦，以昌其氣；繼

之以密咏恬吟，以玩其味。二者并進，使古人之聲調，拂拂然若與我之喉舌相習，則下筆爲詩時，必有句調湊赴腕下。詩成自讀之，亦自覺琅琅可誦，引出一種興會來。古人云：『新詩改罷自長吟。』又云：『煨詩未就且長吟。』可見古人慘淡經營之時，亦純在聲調上下工夫。蓋有字句之詩，人籟也！無字句之詩，天籟也！解此者，能使天籟人籟，湊拍而成，則於詩之道，思過半矣！爾好寫字，是一好氣習。近日墨色不甚光潤，較去年春夏已稍退矣！以後作字，須講究墨色。古來書家，無不善使墨者。能令一種神光活色，浮於紙上，固由臨池之勤，染翰之多所致；亦緣於墨之新舊濃淡，用墨之輕重疾徐，皆有精意運乎其間，故能使光氣常新也！余生平有三恥：學問各塗，皆略涉其涯涘，獨天文，算學，毫無所知；雖恆星，五緯，亦不識認，一恥也！每作一事，治一業，輒有始無終，二恥也！少時作字，不能臨摹一家之體，遂致屢變而無所成，遲鈍而不適於用；近歲在軍，因作字太多，廢閣殊多，三恥也！爾若爲克家之子，當思雪此三恥也！推步算學，縱難通曉，恆星，五緯，觀認尙易。家中言天文之書，有十七史中各天文志，及五禮通考中所輯觀象授時一種。每夜認明恆星二三座，不過數月可畢識矣！凡作一事，無論大小難易，皆宜有始有終。作字時先求圓敏捷。若一日能作楷書一萬，少或七八千，愈多愈熟，則手腕毫不費力。將來以之

爲學，則手鈔羣書；以之從政，則案無留牘。無窮受用，皆自寫字之「勻而且捷」生出。三者皆足彌吾之缺憾矣！今年初次下場，或中或不中，無甚關係，榜後即當看詩經注疏。以後窮經讀史，二者迭進。國朝大儒，如顧閻江戴段王數先生之書，亦不可不熟讀而深思之。光陰難得，一刻千金。以後寫安稟來營，不妨將胸中所見，簡編所得，馳騁議論，俾余得以考察爾之進步，不宜太寥寥。

同前 (十月二十五日)

十月十一日接爾安稟，內附隸字一冊；廿四日接澄叔信，內附爾臨元數碑一冊；王五及各長夫來，具述家中瑣事甚詳。爾信內言，讀詩經注疏之法，比之前一信，已有長進。凡漢人傳注，唐人之疏，其惡處在確守故訓，失之穿鑿；其好處在確守故訓，不參私見。釋謂爲勤，尙不數見；釋言爲我，處處皆然。蓋亦十口相傳之話，而不復顧文氣之不安。如伐木爲文王，與友人入山，鴛鴦爲明王交於萬物，與爾所疑螽斯章解，同一穿鑿。朱子集傳。一掃舊障，專在涵泳神味，虛而與之委蛇。然如鄭風諸什，注疏以爲皆刺忽者固非；朱子以爲皆淫奔者，亦未必是。爾治經之時，無論看注疏，看朱傳，總宜虛心求之。其愜意者，則以硃筆識出。其懷疑者，則以另冊寫一小條，或多爲辨論，或僅著數字；將來疑者漸晰，又記於

此條之下；久久漸成卷帙，則自然日進。高郵王懷祖先生父子經學，爲本朝之冠，皆自筭記得來。吾雖不及懷祖先生，而望爾爲伯申氏甚切也！爾問時藝可否暫置，抑或他有所學。余惟文章之可以道古，可以適今者，莫如作賦。漢魏六朝之賦，名篇鉅製，俱載放文選。余嘗以西征蕪城，及憾別等賦示爾矣！其小品賦，則有古賦識小錄，律賦則有本朝之吳穀人、顧耕石、陳秋舫諸家。爾若學賦，可於每三八日作一篇。大賦或數千字，小賦或僅數十字；或對或不對，均無不可。此事比之八股文，賂有趣，不知爾性與之相近否？爾所臨隸書，孔宙碑筆太拘束，不甚鬆活，想係執筆太近毫之故，以後須執於管頂。余以執筆太低，終身吃虧，故教爾趁早改之。元教碑墨氣甚好，可喜！可喜！郭二姻叔，嫌左肩太俯，右肩太聳。吳子序年伯，欲帶歸示其子弟。爾字姿於草書尤相宜，以後專習真草二種，篆隸置之可也！四體并習，恐將來不能一工。余癱疾近日大愈，目光平平如故。營中各勇夫，病者十分已好六七；惟尚未復元，不能拔營進剿，良深焦灼！聞甲五目疾十愈八九，忻慰之至！爾爲下輩之長，須常常存簡樂育諸弟之念。君子之道，莫大乎與人爲善，況兄弟乎？臨三、昆八，係親表兄弟，爾須與之互相勸勉。爾有所知者，常常與之講論，則彼此并進矣！

同前

（十月二十九日建昌營次）

二十五日寄一信，言誦詩經注疏之法。二十七日，縣城二勇至，接爾十一日安稟，具悉一切。爾看天文，認得恆星數十座，甚慰！甚慰！前信言五禮通考中觀象授時二十卷，內恆星圖最爲明哲，曾繙閱否？國朝大儒，於天文歷數之學，講求精熟，度越前古。自梅定九王寅旭以至江戴諸老，皆稱絕學；然皆不講占驗，但講推步。占驗者，觀星象雲氣，以卜吉凶。史記天官書，漢書天文志是也！推步者，測七政行度，以定授時，史記律書，漢書律歷志是也！秦味經先生之觀象授時，簡而得要。心壺既肯究心此事，可借此書與之閱看。五禮通考內有之，皇清經解內亦有之。若爾與心壺二人，能略窺二者之端緒，則足以補余之闕憾矣！四六落腳一字粘法，另紙寫示，（因接安徽信，遂不開示）。書至此，接趙克彰十五夜自桐城發來之信，溫叔及李迪庵方伯尙無確信，想已殉難矣！悲悼曷極！來信寄叔祖父封內中，有往六安州之信，尙有一線生機。余官至二品，誥命三代，封妻蔭子，受恩深重，久已置死生於度外，且恐常無以對同事諸君於地下。溫叔受恩尙淺，早歲不獲一第；近年在軍，亦不甚得志。設有不測，賁憾有窮期耶？軍情變幻不測，春夏間，方冀此賊指日可平；不圖七月有廬州之變，八九月有江浦六合之變；茲又有三河之大變，全局破壞，與咸豐四年冬間相似，情懷難堪！但願爾專心讀書，時將我所好看之書，領略得幾分；我所講求之事，鑽研

得幾分，則余在軍中，心常自慰。爾每日之事，亦可寫日記，以便查核。

同前 (十二月初三日)

初一日接爾十二日一稟，得知四宅平安。爾將有長沙之行，想此時又歸也！少庚早世，賀家氣象，日以凋耗。爾常常當寄信與爾岳母，以慰其意；每年至長沙走一二次，以解其憂。耦庚先生學問文章，卓絕流輩；居官亦愷惻慈祥，而家運若此，是不可解。爾輓聯尙穩妥。詩經字不同者，余忘之。凡經文本不合者，阮氏校勘記最詳（阮刻十三經注疏，今年六月在岳州寄回一部。每卷之末，皆附校勘記。皇清經解中，亦刻有校勘記，閱取可也）！凡引經不合者，段氏撰異最詳（段茂堂有詩經撰異，書經撰異等著，俱刻於皇清經解中）。爾繙而校對之，所疑者明矣。

同前 (十二月十三日)

日來接爾兩稟，知爾左傳注疏將次看完。三禮注疏非將江慎修禮書綱目識得大段，則注疏亦殊難領會，爾可暫緩；即公穀亦可緩看。爾明春將胡刻文選，細看一遍。一則含英咀華，可醫爾筆下枯澀之弊；一則吾熟讀此書，可常常教爾也！沅叔及寅皆先生，望爾作四書文，極爲勤懇。余念爾庚申辛酉兩下科場，文章亦不可太醜，惹人笑話。爾自明年正月起，

每月作四書文三篇，俱由家信內封寄營中。此外或作得詩賦論策，亦即寄呈。寫字之中鋒者，用筆尖著紙，古人謂之蹲鋒，如獅蹲，虎蹲，犬蹲之象；偏鋒者，用筆毫之腹著紙，不倒於左，則倒於右，當將倒未倒之際，一提筆則爲蹲鋒；是用偏鋒者，亦有中鋒時也！

同前（十二月三十日）

聞爾至長沙已逾月餘，而無稟來營，何也？少庚計信百餘件，聞皆爾親筆寫之；何不發刻，或倩人幫寫。非謂爾宜自惜精力；蓋以少庚年未三十，情有等差，禮有隆殺，則精力亦不宜過竭耳！近想已歸家度歲。今年家中因溫甫叔之變，氣象較之往年，迥不相同。余因去年在家爭辨細事，與鄉里鄙人無異，至今深抱悔憾。故雖在外，亦惻然寡懷。爾當體我此意，於叔祖各叔父母前，盡些愛敬之心，常存休戚一體之念，無懷彼此岐視之見。則老輩內外必器愛爾；後輩兄弟姊妹必以爾爲榜樣，日處日親，愈久愈敬。若使宗族鄉黨，皆曰，「紀澤之量，大於其父之量」，則余欣然矣！余前有信教爾學作賦，爾復稟並未提及；又有信言「涵養」二字，爾復稟亦未之及。嗣後我信中所論之事，爾宜一一稟復。余於本朝大儒，自顧亭林之外，最好高郵王氏之學。王安國以鼎甲官至尙書，諡文肅，正色立朝，生懷祖先生。念孫經學精卓，生王引之，復以鼎甲官尙書，諡文簡。三代皆好學深思，有漢韋氏唐顏

氏之風。余自憾學問無成，有魏王文肅公遠甚。而望爾輩爲懷祖先生，爲伯申氏，則夢寐之際，未嘗須臾忘也！懷祖先生所著廣雅疏證，讀書雜誌，家中無之。伯申氏所著經義述聞，經傳釋詞，皇清經解內有之，爾可試取一閱。其不知者，寫信來問。本朝窮經者，皆精小學，大約不出段王兩家之範圍耳！

同前

（咸豐九年三月初三日清明）

三月初二日，接爾二月廿日安稟，得知一切。內有賀丹麓先生墓志，字勢流美，天骨開張，覽之忻慰！惟問架間有太鬆之處，尙當加功。大抵寫字只有用筆，結體兩端。學用筆，須多看古人墨蹟；學結體，須用油紙摹古帖。此二者，皆決不可易之理。小兒寫影，本肯用心者，不過學數月，必與其摹本字相肖。吾自三十時，已解古人用筆之意，只爲欠卻問架工夫，便爾作字不成體段。平生欲將柳試懸趙子昂兩家合爲一體，亦爲問架欠工夫，有志莫遂。爾以後當從問架用一番苦功，每日用油紙摹帖，或百字，或二百字；不過數月，問架與古人逼肖，而不自覺能合柳趙爲一。此吾之素願也！不能，則隨爾自擇一家；但不可見異思遷耳！不特寫字宜摹仿古人問架，卽作文亦宜摹仿古人問架。詩經造句之法，無一句無所本；左傳之文，多現成句調；揚子雲爲漢代文宗，而其太玄摹易，法言摹論語，方言摹爾雅，十二篇

摹虞箴，長楊賦摹難蜀，父老解嘲摹客難，甘泉賦摹大人賦，劇秦美新摹封禪文，諫不許單于朝書摹國策，信陵君諫伐韓，幾於無篇不摹。卽韓歐曾蘇諸巨公之文，亦皆有所摹擬，以成體段。爾以後作文作詩賦，均宜心有摹仿，而後間架可立，其收效較速，其取經較便。前信教爾暫不必看經義述聞，今爾此信，言業看三本。如看得有些滋味，卽一直看下去；不爲或作或綴，亦是好事。惟周禮儀禮大戴禮公穀爾雅三語太歲考等卷，爾向來未讀過正文者，則王氏述聞，亦暫可不觀也！爾思來營省親，甚好！余亦思爾來一見。婚期既定五月廿六日，三四月間自不能來。或七月晉省鄉試，八月底來營省親，亦可。身體雖弱，處多難之世，若能風霜煉，苦心勞神，亦自足堅筋骨而長識見。沅甫叔向最羸弱，近日從軍，反得壯健，亦其證也！贈伍崧生之君臣畫像，乃俗本，不可爲典。要奏摺稿，當鈔一目錄付歸，餘詳諸叔信中。

同前 (三月念二日)

念二日接爾稟并書譜敘，以示李少荃次青許仙屏諸公，皆極贊美。云「爾鈞聯頓挫，純用孫過庭草法；而間架純用趙法，柔中寓剛，綿裏藏針，動合自然」等語。余聽之亦欣慰也！趙文敏集古今之大成，於初唐四家內，師虞永興而參以鍾紹京。以此上窺二王，下法山

谷，此一徑也！於中唐師李北海，而參以顏魯公與徐季海之沈著，此一徑也！於晚唐師蘇靈芝，此又一徑也！由虞永興以溯二王，及晉六朝諸賢，世所稱南派者也！由李北海以溯歐褚，及魏北齊諸賢，世所稱北派者也！爾欲學書，須窺尋此兩派之所以分。南派以神韻勝，北派以魄力勝。宋四家蘇黃近於南派；米蔡近於北派；趙子昂欲合二派而匯爲一。爾從趙法入門，將來或趨南派，或趨北派，皆可不迷於所往。我先大夫竹亭公，少學趙書，秀骨天成。我兄弟五人，於字皆下苦功，沅叔天分尤高。爾若能光大先業，甚望！甚望！制藝一道，亦須認真用功。鄧瀛師，名手也！爾作文，在家有鄧師批改，付營有李次青批改；此極難得，千萬莫錯過了！付回趙書楚國夫人碑，可分送三先生（汪易葛），二外甥，及爾諸堂兄弟。又舊宣紙手卷，新宣紙橫幅，爾可學書譜，請徐柳臣一看。

同前（四月二十一日）

前次於諸叔父信中，復示爾所問各書帖之目。鄉間苦於無書；然爾生今日，吾家之書，業已百倍於道光中年矣！買書不可不多，而看書不可不知所擇。以韓退之爲千古大儒，而自述其所服膺之書，不過數種。曰易，曰書，曰詩，曰春秋，左傳，曰莊子，曰離騷，曰史記，曰相如子雲。柳子厚自述其所得，正者曰易，曰書，曰詩，曰禮，曰春秋；旁者曰穀梁，曰

孟荀，曰莊老，曰國語，曰離騷，曰史記。二公所讀之書，皆不甚多。本朝善讀古書者，余最好高郵王氏父子，曾爲爾屢言之矣！今觀虞祖先生讀書雜誌中，所考訂之書，曰逸周書，曰戰國策，曰史記，曰漢書，曰管子，曰晏子，曰墨子，曰荀子，曰淮南子，曰後漢書，曰老莊，曰呂氏春秋，曰韓非子，曰揚子，曰楚辭，曰文選；凡十六種。又別著廣雅疏證一種。伯申先生經義述聞中所考訂之書，曰易，曰書，曰周官，曰儀禮，曰大戴禮，曰禮記，曰左傳，曰國語，曰公羊，曰穀梁，曰爾雅，凡十二種。王氏父子之博，古今所罕，然亦不滿三十種也！余於四書五經之外，最好史記漢書莊子韓文四種。好之十餘年，惜不能熟讀精考。又好通鑑文選，及姚惜抱所選古文辭類纂。余所選十八家詩鈔四種，共不過十餘種。早歲篤志爲學，恆思將此十餘書貫串精通，略作筭記，仿顧亭林王懷祖之法。今年齒衰老，時事日艱，所志不克成就，中夜思之，每用愧悔！澤兒若能成吾之志，將四書五經及余所好之八種，一一熟讀而深思之，略作筭記，以志所得，以著所疑，則余歡欣快慰，夜得甘寢，此外別無所求矣！至王氏父子所考訂之書二十八種，凡家中所無者，爾可開一單來，余當一二購得寄回。學問之途，自漢至唐，風氣略同；自宋至明，風氣略同；國朝又自成一種風氣。其尤著者，不過顧閻（百詩）戴（東原）江（慎修）錢（辛楣）秦（味經）段（懋

堂）王（懷祖）數人。而風會所扇，羣彥雲興。爾有志讀書，不必別標漢學之名目，而不可不一窺數君子之門徑。凡有所見所聞，隨時稟知，余隨時論答，較之當面問答，更易長進也！

同前（五月初四日）

爾作時文，宜先講詞藻。欲求詞藻富麗，不可不分類鈔撮體面話頭，近世文人如袁簡齋，趙歐北，吳穀人，皆有手鈔詞藻小本，此衆人所共知者。阮文達公爲學政時，搜出童生夾帶，必自加細閱。如係親手所鈔，略有條理者，卽予進學。如係請人所鈔，概錄陳文者，照例罪斥。阮公一代宏儒，則知文人不可無手鈔夾帶小本矣！昌黎之記事提要纂言鈎元，亦係分類手鈔小冊也！爾去年鄉試之文，太無詞藻，幾不能敷衍成篇。此時下手工夫，以分類手鈔詞藻爲第一義。爾此次復信，卽將所分之類，開列目錄，附稟寄來。分大綱子目，如倫紀類爲大綱，則君臣父子兄弟爲子目；王道類爲大綱，則井田學校爲子目。此外各門可以類推。爾曾看過說文經義述聞，二書中可鈔者多。此外如江慎修之類腋，及子史精華，淵鑑來函，則可鈔者尤多矣！爾試爲之。此科名之要道，亦學問之捷徑也！

同前（六月十四日）